

她
择一人上心
却
如劫或命



愿 你有梦， 愿有长 风

Ma
you have a dream

颜亦欢

著

他，胜过世间万千星辰
却是我，只此一生的惊梦

致青春系列·离歌

致那些回不去的时光，致逝去的青春年华

星芒，没有比遇见你更美好的事
以前不会有，将来也不会有

纪清寒像一道黑色的闪电，毫不留情地贯穿沈星芒整个青春，可沈星芒知道，纪清寒的视线永远都停在她唯一的朋友陆九九身上。

所以，陆九九失手伤人时，沈星芒选择替她背负一切，坠入地狱。

三年后，沈星芒带着洗不掉的污点重返校园。她淡然面对周遭的嘲讽，却唯独无法直面步步紧逼的纪清寒。

“你不要跟着我。”

“三年前没跟着你，直到今天都后悔。”

她原以为纪清寒是她今生唯一的劫难，却没想到还有虚伪疯狂的顾荆棘。

“沈星芒，你父亲欠我的，你也欠我的！我会慢慢地送你去地狱！”

当过于残忍的真相将现实撕裂得支离破碎，沈星芒眼前一片黑暗。

“纪清寒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会想念我吗？”

“不会。所以，你不要死。”

“可，生，这么痛。”

“我陪你。”就算一起变成灰烬也愿意。



May
愿
你有梦
愿有
长风



咪咕阅读



微博客户端扫描
条形码为本书打榜



天舟文化
TANGUOEL



大鱼文化传媒

建议上架：青春畅销

ISBN 978-7-5500-2227-0



9 787550 022270 >

定价：29.80 元

愿
你有梦，
愿有长
风

Mary

颜亦欢
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愿你有梦, 愿有长风 / 颜亦欢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
文艺出版社, 2017.6
ISBN 978-7-5500-2227-0

I. ①愿… II. ①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0414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 名 愿你有梦, 愿有长风
作 者 颜亦欢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刘运东
责任编辑 王俊琴
特约编辑 雁 痕
封面设计 Insect
封面绘制 乔子子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8.5
字 数 202千字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9.8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227-0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114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录 Contents

001 | 序

002 | 第一章
荆棘

032 | 第二章
清寒

060 | 第三章
无缺

087 | 第四章
蛛丝

114 | 第五章
流浪

140 | 第六章
撕裂

168 | 第七章
死结

195 | 第八章
永别

目 录

Contents



222 | 第九章
余辜

246 | 第十章
灰烬

247 | 番外一
许朝

250 | 番外二
徐立

253 | 番外三
宋琴

256 | 番外四
姜桢

260 | 番外五
清芒

263 | 后 记
愿你有梦，
愿有长风

/ 序



地图上说，按照倍数放大，我和你所在的城市相距 1800 公里。

这个距离有多远？我不止一次拿笔在地图上画过。

很多年后，我才明白地图上的寥寥几笔有多远。

我想，这是我翻山越岭，也无法拥抱你的距离。

我这里下初雪了，你那儿起风了吗？

护士小姐给我送来早餐时告诉我，精神病院允许探望了。

我笑着告诉她，我今天不出病房。

因为我知道，不会有人来探望。

从前不会有，现在也不会有。

第一章 / 荆棘 /

01

路的尽头是一片黑暗。

光和影不断交叠，楼宇与街道在尽头处融合。

喘息声、脚步声充斥着耳朵，我拉开玻璃大门，在音乐戛然而止的时候。

纪清寒就站在距离我不到十米的地方，他言笑晏晏、深情款款，身边的女人明眸善睐、风姿绰约。

纪清寒说过，他的婚礼一定会有我，我又怎么能食言？

忽然，有人拉住了我的手，阻止我往前走，我回过头，是花无缺。

“姐，看路！”

出院那天，黄道吉日，宜婚娶。

而我的脑海里再一次浮现出纪清寒大婚的好景致。

我往后退了一步，退到白线后面，红绿灯按照固定的时间点交替更迭，风云变幻，没想到，这一晃就又是三年。

人说，和什么人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了，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。

这不，和一群精神病患者在一起久了，我也活脱脱变成了一个精神病人。

“姐，新学校我爸帮你联系好了，虽然过了三年，但是录取通知书还作数，可以去学校。”

“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没？”

他闷着头在包里一通乱找：“户口本……身份证，齐活儿。”

我接过他手上的东西，恰巧绿灯亮起，花无缺追了上来，问：“姐，你真要改？”

“改。”

不改，我要怎样才能告别过去那段死灰般的青春，又怎能将那些人从我的生命里全部驱逐出境，又怎样才能和他在一起即便相隔千里？

办事处的女人让我填一张单子，打趣地问：“你之前的名字还不错，怎么想起来要改？”

我回敬多嘴的她一个温柔的微笑。

“我有精神病，我杀过人。”

她的表情僵在脸上。

我善意地提醒：“你最好快些，我没有耐心。我是说真的。”

女人面如土色。

曾经的我也和这个女人一样，憎恶人们共同憎恶的，欢喜人们共同欢喜的，恐惧人们共同恐惧的。

如果没有那件事。

以往纪清寒总告诉我，人是不能回头的，只能坚持自己的路一直走下去。

你看，这下我是真的无法回头了。

“姐。”花无缺拉我的袖子，低声道，“你别乱说呀。”

我看着他的样子，就像多年之前的我，也是这样的神情、这样的语气，也是这样拉着纪清寒的袖子，说：“你别乱说啊。”

那时的他眯起眼睛道：“乱说？难道你不喜欢我吗？”

女人将材料交给了我，没再吭声。她闷着头，微微斜着眼打量我。

这样的眼神我见得太多了，见得多心胸便也宽广了。

我把材料收进包里，对花无缺道：“你先去饭馆，我去对面银行取个钱。”

他朝我挥挥手：“好呢，姐。”

阔别三年，无人问津。

我自嘲地笑了笑，在大脑里将那几个深入骨髓的名字又念了一遍，等待 ATM 机吐出足额的钞票。

点击查询余额，里面的数字没让我失望。

我将钞票装进牛皮纸信封里，转身提着包走出了银行。

地点是市中心步行街，对面是一家口碑很好的串串香，街上人来车往，西下的落日投洒余晖，将这座城市染得一片通红。

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声响，一阵夹杂着刺鼻气味的风袭来，在我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，一股巨大的力道从我的身边擦过，提包脱离了我的掌控。

机车发出刺耳的呜呜声响绝尘而去，明晃晃的车灯在青天白日下显得格外滑稽。

“花无缺，报警！”

站在对面串串香店门口的花无缺直接看傻了，听到我的话这才后知后觉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。

我追着机车一直往前跑。

三年来，在那个鬼地方，我一共试图逃跑了一百一十七次。

跑到最后，身上的赘肉没有了，腿上的小腿肌隐隐浮现出来，每一次把我抓回去的人都说：“你不能跑，你还需要治疗。”

他们说，你有病。

我笑了笑。

行吧，那我不跑了，那我就是有病吧。

机车的速度逐渐减慢，似乎是故意在等我，最终拐进了一条深巷里。

巷子的隔壁是一所小学，地面一直没有翻新，轮胎碾过石板路面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

机车突然转了过来。

巷口涌进来的风将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，耷拉在脸上，遮住了我大半的视线。

我只看见车停了下来，黑色的马丁靴踩在地上，对方炫耀似的甩了甩我的提包。

他没有动，我也没有动。

我望着提包，在心里盘算着，他倒也不急，仿佛是给足我时间。

这时我才明白，这个人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不要我的东西。

我眉头一紧，他似乎是在拖延时间。

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这是在一条深巷里，现在不是上课时间，这条巷子鲜少人经过。日暮西下，太阳落在大楼的后面，巷子的光线很暗。

他还在甩我的提包，示意我过去。

我缓缓地将手伸进口袋，将随身携带的钢笔笔帽轻轻地扭开。

见我迟迟没有动作，他开着机车直直地冲到了我的面前。

他在我的左手边停了下来，双手将头盔取了下来。

就在他取下头盔的那一瞬间，我从口袋里掏出钢笔，锋利的笔尖朝着他刺过去。

也是在那一瞬间，我的心脏骤然停止了跳动。

他的大掌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臂，钢笔“咄”的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
他的刘海很长，刚才一直压在头盔下面，很不平整。

我蓦地低下头，拼命地挣扎。

“你不要回你的东西吗？走，去警察局指认我。”

在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的眼泪仿佛在下一秒就要如同洪水一般决堤而出。我放弃了挣扎，肩膀微微抖动了一下，在最快的时间内恢复了平静。

我垂首，摇了摇头，压低声音道：“我不要了，你拿走吧。”

说罢，趁他愣怔，我一把从他的桎梏里挣脱开来，蹲下身慌忙捡起地上的钢笔，转过身就要走。

他拉住了我的手腕。

我如触电一般，再也没了逃跑的力气。

我紧紧地握住手中的钢笔。

手腕处是滚烫的温度，手心却是刺骨的寒意。

就像他曾经看我的眼神，清冷寒冽。

清寒。

纪清寒。

他一用力，我不可控制地转过身，被迫与他面对面。

他下了机车，语气不容拒绝：“去警察局，说是我抢了你的包。”

杂乱的头发遮住了我的脸，因此等我意识到他的目光往下偏离时，已经太迟了。

他看见了我的钢笔。

准确来说，他看见了自己的钢笔。

于是在下一刻，他撩开了遮挡住我半边脸的头发。

“花藻……”

02

我遇见纪清寒是在十一年前，我十岁。

那年发生了一件震惊 C 市的事，永生集团周年庆的游轮失火，造成了三死十七伤的重大惨剧，而那一天，是我十岁生日。

“让一让！让一让！”

“还有能做手术的医生吗？快打电话让宋医生和徐医生回医院！”

“起搏器！快把起搏器拿过来！”

“还有一批需要抢救的患者在路上，主任！”

身为大外科主任的爸爸在医院加班，我拎着蛋糕去找他，却被在走廊上奔走呼叫的医护人员撞倒在地，手中的蛋糕飞了出去，摔得面目全非。

然后，爸爸匆匆忙忙地推开办公室的门跑了出来：“有几个患者急需做手术？”

大汗淋漓的护士答：“主任，这一批还有两个患者急需手术，其他的可以暂时控制！”

爸爸脱下身上的白大褂，道：“尽快联系其他医生，我跟你去手术室。”

我跌跌撞撞地走在医院里，一路跟着爸爸。不断有人抬着担架进来，耳边满是哭声，我仓皇地四处张望，看着一张张满是鲜血的脸，终于止不住“哇”地大哭起来。

我站在墙边，突然听到人群中一声稚嫩的呐喊。

“医生！求求你救救我妈妈！求你！”

爸爸的衣角被一个男孩抓住，他的脸上满是黑灰，浑身上下湿透了，狼狈万分。

爸爸面露难色，轻声说：“叔叔会尽力的，你放心。”

然后他浑身是血的妈妈被人推走，爸爸火急火燎地带着几个护士进了手术室。

红灯亮起，他靠在墙壁上蹲下了身，将头埋在臂弯里。

很久之后，我依然记得那一天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，整个人都湿透了，他颤抖着身子，和我一样，害怕得要命。

我蹲下身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随后伸出手抱住了他。

“别怕。”我说。

像是在安慰他，又像是在安慰自己。

我们如同两片在浪潮中漂荡的浮藻，在紧要关头拉住对方的手，成为彼此最后的依靠。

我提高声音，又说了一遍：“别怕，有我在。”

许久之后，他抬起头，一双黑曜石般的眸子紧紧地盯着我。

他的眼睛耀眼迷人，胜过世间万千星辰。

我很确信面前的人就是纪清寒，因为他看着我的眼睛十一年了，一点没变。

他的两只手捧着我的脸，像是不可置信，又像是意料之中：“你回来了。”

如果说，在母亲和父亲死后，唯一能支撑我度过那漫长的三年地狱般生活的理由，就只有纪清寒了。

可他现在就站在我面前，我却什么也不想说。

我将钢笔塞进了口袋里，低声道：“你认错人了。”

我要走，他不让。

“就算你化成了灰烬，我也绝不会认错。”

他锁住我的手腕，不允许我有半点逃离的意思。

我转过身，淡淡地望着他。

他看着我，有些发怔。

我伸出右手，抓住他紧握着我的那只手：“就算我化成了灰烬，你也不会认错。那么这三年来，我还安然无恙，你却没能找到我，不是吗？”

我没用力，他却自动放开了手。

我咄咄逼人，他保持缄默。

良久，他道：“你瘦了很多，头发也长了。”

他轻描淡写地避开了我的质问。

我在心里自嘲地笑，是啊，我在质问他什么呢？他凭什么来找我，他凭什么对我好，他喜欢的又不是我。

人啊，就是这样，一旦有了希望了，就巴结着这最后的希望，贪心地想要更多。

我抢过他手中的提包背在身上，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巷子口不知什么时候多了许多警察。花无缺就站在警察的中间，他见到我，直直地冲了过来。

“姐！你还好吗？警察来了，没事了，你放心吧。”说着，他的目光偏移，随后彻底愣住了。

我拉住花无缺的手臂，不再作任何逗留。

一群警察如同吃瓜群众一般木讷地看着我跟个没事儿人似的往前走。

身后的纪清寒突然喊了一声：“警察同志，我抢劫了。”

我冷冷地打断他：“没有，警察同志，是个误会。”

纪清寒不知什么时候追了过来，他站在我的面前，问道：“误会是吗？”

“是。”我对警察解释道，“只是个误会。”

他忽地将手伸进我的口袋里。

在我来不及阻止的空隙，他从里面掏出了一支钢笔。

“那么这个呢？”他望着我，不依不饶，“是你偷了我的钢笔，还是我抢了你的提包？”

“清寒哥……”花无缺小声地嘟哝了一句。

吃瓜群众被绕糊涂了，其中一个警察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纪清寒转过头来，等待我的回答。

花无缺低声问我：“姐，怎么回事啊？”

我扫了一眼纪清寒，他神情淡漠，我道：“我跟你去警察局。”

他有话想说，我恍若未闻。

花无缺一路跟着我，小声咕哝：“姐……”

夜幕降临，街道的路灯逐渐亮起，我和花无缺、纪清寒三个人挤在警车的后座，昏暗的车灯晃过去，照在纪清寒的手背上。

他的手就在我的旁边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碰到。

我扭过头，看向车窗，玻璃上映照出他的脸，清冷寒冽。

我伸出手，覆上冰冷的车窗玻璃。

我想，这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纪清寒，也是我最后一次同他作无声告白。

只是我不明白，纪清寒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？后来我才明白，这是他在同纪建国作最后的抗争。

三年前，我没能向他告别，这一次，也是时候好好说句再见了。

一路无言，等我们下了车，前脚刚踏进警察局，后脚就有人冲过来，还没等我们站定就狠狠甩给纪清寒一巴掌。

“你非要气死我才开心是吧！非要把我这张老脸丢光了，你才肯罢休是吧！”

太熟悉的声音，三年的高中生活，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都会听到他的声音。

纪清寒的父亲，市一中的校长，父亲生前的挚友——纪建国。

后来我才想起来，我和纪清寒之所以纠缠不休，多半是因为纪建国。

纪清寒淡淡瞥了一眼我的位置，继而道：“本来我是打算丢光你的脸，不过现在，我改变主意了。”

他突然拉住了我的手。

纪建国这才注意到了我。

“花藻？”